

WUYOUSHU

和

谷

无忧树



无忧树

WUYOUSHU 和谷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蒋九霄
封面设计：朱展程
插图：王益辉
题花：朱展程

无 忧 树

和 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860 1/32 印张 7.25 插页 6 字数 100,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10078·3811 定价：1.20元

前 言

也许，树族中并无唤作“无忧”的树种。诱惑人的怕不是它的本身，而是渗入其中的那种神秘的意味。

一株树拥有一个世界。于晴雨晦冥、四时转换中去体察它，便使人陶醉于对现实生活形态和各种生命形式的内心观照，而从中获取美学的、哲学的启迪。

草木花鸟，山原河溪，这大自然的造化物，因为与人的默契，才富有了生命的活力和性灵，富有了那么多眷恋、错愕与感怆！

物事人化的一个诗的和弦，便分娩一篇美文。它是大千世界中赤裸裸的自我，亦是我所睥睨的尘世。

却别忘了，它总为爱作证。

和谷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于大雁塔

• 目 录 •

前言	1
----------	---

村野	1
----------	---

船歌	8
----------	---

少年梦	11
-----------	----

仙游	16
----------	----

小品 三章	25
-------------	----

大雁塔，你诉说着什么？	32
-------------------	----

金州情	38
-----------	----

心版上的画	46
-------------	----

根系	53
----------	----

复活	56
----------	----

望山	59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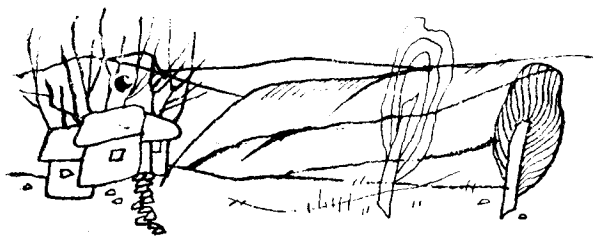
觅石记	62
-----------	----

犬声	65
----------	----

土陵	69
----------	----

寄远方·····	74
警蓝·····	80
流云·····	82
玉泉院·····	85
又是潼关夜·····	89
小道·····	94
黄蒲峪·····	97
望月·····	100
无忧树·····	103
仙姑观·····	106
寄煤都·····	109
牧歌·····	112
湖光·····	115
朝雨·····	121
哦，楼道·····	125
晚风吹过旷野·····	132
漠野古风·····	136
赤峡游·····	140
驼城·····	143
听泉·····	147
无定河边·····	151
乡魂，泥土的魂·····	157

萱草.....	161
走陇东.....	164
黄河古渡.....	172
延河的声音.....	184
关城暮色.....	188
新台历.....	191
漆河的水声.....	194
村夜火光.....	197
海子.....	201
群雕.....	206
乡间夏雨.....	213
高原行旅.....	216
陕北，歌的高原.....	220
秋的乡野.....	224



村 野

古 径

“那时候，路是从泉底沟弯里过来，经门前柿树下，绕过柏树嘴儿往西去的……”村翁不知说起什么故事，提起了那条孩子们已经陌生的古径。

人畜踏着，雨水冲着，使古径的当中凹了下去，成了瓦沟的形状。最是那径旁的索草，草尖锋利如针，草茎细长，有棱角，草根则实匝匝的网成一团，萧条地凸起在古径两旁，坐上去，初觉有点扎，却是柔和、干净得很。

村人在原畔里锄麦，有一位女人眼尖，瞭见

了古径上走过的路人，顿时会惹起一阵叽叽喳喳的喧闹。路人是位少妇，独自从柿树下急急走过去，似乎听见了原畔上众人的噪吵声。村人瞅见了她脚上的一双粉白的布鞋，猜出了她是邻村谁家的媳妇，此行是为她妈的“三年”去烧纸的。古径空了，村人还荷锄而立，把这路人的家世及亲戚谈论个没完。

有了新路，便冷落了那古径。可上年岁的路人还肯走那条荒草中的古径，不仅因为它僻静，晴日无尘，雨中无泥，而是它的调子太亲切、太熟稔，也太有把握通往目的地。在古径与新路接连的地方，有路人迟疑不决，借问村人路径，定是数年前打从这儿走过一回半回的稀客。村人说了，不走的路走三回，人活在世上，前路的路是黑的。

古径化为地土，因不易渗水而犁铧难以插入，挣得老牛脊梁成一张弓。地陷塌了，古径却如峭崖悬着。取土时，从剖面看古径的内部，竟是细密的层层叠叠的土纹，一层层不粘连，却石板一样坚实。它是人与畜的肉体夯成的。

有村人的后人离开热土，做了文化人。他返回故里，去寻找那条被遗忘的古径。一条曲曲

弯弯的路，已被截为几节，仅留得柿树下的一段还被人踏着。窟窿边隔断的一节，正怒开金黄的萱草花。

守 望

一头白发，尽管梳理得很周到，还是有那些丝丝缕缕零乱地飘忽着。也总在吃过晌午饭的时候，独自在窑里盛不住，掩了门，出了窑院，走过窄窄的邻家崖背上的村路，坐到原塄上去。

她老了。

原下的凹里有着炊烟，鸡犬之声不绝，她却极少去串门子。这当儿，原塄上热闹。赶集跟会的人，自煤窑上回来的人，走村过社的人，都从这里三三两两走过去。而每一个路过的人，她都要仔细打量，象是在找谁，等谁，守候着什么。

西天烧红了，把个黄土原映得艳艳的。远山，近岭，沟壑梁塄，红得有些黯然失色。原是那些巨大的投影吞没了许多地方，愈艳的落日，愈使那些低凹处显得惆怅。而即刻，便是黄昏后的初夜的降临。

对岸沟畔上的小村落，对她来说已经很淡

凉。她在那里长大，那里有杏，黄亮黄亮的，想起来总酸牙。做媳妇时，常一想起那里，把娃拴到炕檐上，风风火火地翻过沟，到娘家看一眼，打个转身，一后晌工夫就是个来回。如今，别说父母，就是兄弟的媳妇都过世几年了，那里没有同她在一起说话的人了。

人一老，也显得健忘，村上的大小伙子、大女子、新过门的媳妇，她记不住名字，记不清模样。她记得清楚的人儿，大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眼前一半儿，梦里一半儿；一半儿是死人，一半儿是活人。她是徘徊于现实与梦的边缘，迂回于人与鬼的交界处打发日子的。

她却十分明白，她每天每天守候着的是谁的归期。远在湖北工作的女儿，该会从原畔上急急地归来了。在公家煤矿上当干部的儿子，也该回来一趟了。孙子该会自西安回来，猛不防站在自己面前了。然而，没有。她想，他们每次回来，她就是在这原畔上守候到的，而临别时最后一句话，总是问：“啥时候可回来呀？”

天色向晚，一切都沉静下来。她的腿坐麻了，感到晚风在白发梢上的抚摸。便按着膝盖站起来，拢拢头发，移着小脚回家去。

寂寞中的守望，使她感到了一阵晚年的充实。老人，老人啊！

父 子

“这就是我的老家？”

“是的，孩子。”

“也是您的老家？”

“是。”

“那也是您爸的老家？”

“那当然啦，孩子。”

父亲带着儿子出了村子，走过沟畔的树林，来到一片荒坡上。秋天的黄土原，草色已接近土地的本色，漠漠的一片褐黄了。黄得鲜亮的，是那些野菊，一簇簇一蓬蓬地象些金色的星粒。儿子顿时被这小花迷住，忍不住想去摘一朵来。父亲吸着香烟，烟头上是一星小野菊在忽明忽暗地闪亮。

“爸，我想采朵野菊花玩。”

“采吧，孩子。”

“咱们院子采朵花要罚五毛钱呢！”

“这是咱的老家，任你采多少吧！”

“这花谁种的？”

“地里长的。”

儿子采花玩了，父亲在凝望沟那边放羊的孩子。牧童瞧见了他们，并不相识，猜想着这客人是从何处来的。儿子望着放羊的孩子，想起的是电影电视上的情景；而父亲，是在凝视自个儿的童年，内心燃烧着甜蜜与哭泣。

“捡些柴草来，孩子。”

“干什么？”

“你不是爱偷着玩火嘛，今个玩个美！”

“您不让，我已经改正啦！”

“这儿可以玩，不怕。”

“噢，这是咱们老家。”

火燃起来了。在黄土原灿若星粒的野菊坡上，一团野花更黄亮了一层。蓝色的烟，在沟坡的上空直直地亲近了蓝天。一柱孤烟，牵住了牧童的眸子。父亲在乐，儿子在乐。多么好！这个世界。

一老人如从天降，背捆柴禾伫立在面前。

“你是谁家的孩子？”

“和家的，我爷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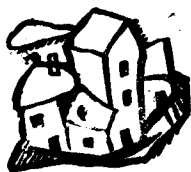
“那么你是咱们这儿的孩子？”

“是的，出去十五年啦。”

“这是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都八岁啦。”

《飞天》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船 歌

沉重的石崖，有着密密的层次，象一捆书。两陡崖交错开来，便有蓝蓝的天空从崖巅展现过头顶，还有黄黄的河水从崖底涌流过脚下。天与水，同是呈正比例的扇形。而天，静得辽远；水，碰撞出铜质的乐章。

石岸下，系一条古船，没有规律地摆动着，想挣断缆绳，告辞石岸，顺水流翻腾着而去。

岸边伸向水面的危崖上，也泊着两条船，那是歇息着的两个人。或臀部着地，双手抱着膝盖摇动着身子；或半卧在光滑的石头上，翘着的腿脚在一闪一闪。象一对抵足而眠的弟兄，却又似睡非睡，欲醒不醒，相互叙唠些什么。

另一侧的崖顶上，有着厚厚的黄土。那是

从浑圆而敦实的黄土崮上，斜斜地投射下来一束夕阳的余晖，抚摸着这渡口的人与船，而使这人与船的影子长长地复映在水面上。尽管水在涌动，在流逝，影子依然没有消失。

一个是船夫；一个是画家。两个老人。

船夫的童年、青年、壮年时代，都在这里顺水流逝了。一支木桨，划过来，划过去，划走了一轮轮太阳。祖父死在水里，父亲也死在水里。都有可以踩在水面上来往的好水性啊！正是他们那黝黑的臂膀，使河流两岸的土地连在一起，有了“秦晋之好”的称誉。也正是这条河，使生长在它岸边的人有了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它给了他们生命，又有新的生命在与流水一同呼吸。这条河，却永远永远不老。

画家是这条河的客人。没有厮守它的经历，竟爱得至真至深。少年时代，曾自东岸抵西岸；青年时代，又自西岸到达东岸；壮年了，曾回这里拾取往日梦痕。一支笔，画流水，画船，画峡谷，也画自个儿的魂。他画着渡口，渡口便有着生命的桨，生命的此岸与彼岸。

船。一个老船夫；一个老画家。

老船夫曾在岸边捡到一块石头，上面印有